

莎翁戲劇在中國的翻譯研究與演出

賈亦棣

前言

今當廿一世紀起始之年，回憶上一世紀莎翁戲劇在我國的翻譯研究以及歷次演出，它所引起的學術思想與文化交流，確是一項值得思考而富有意義的事。

余生也晚，一九三五年進入首都國立劇校，始有機會接觸莎翁戲劇。在此之前，只有在新聞傳媒中得知一星半點。進入劇校之後，余師上沅校長，梁實秋、曹禺、馬彥祥、田漢諸教授之教誨，對於莎劇之啟發，使我受益非淺，至今猶難忘懷。以後經過數十年的戲劇實踐，深深體會莎劇的不同凡響，而多次參予莎劇演出，印象尤為深刻，不時憶起。爰作一整體性記述，一為有志研究莎劇者參攷，二為提供真實資料，俾作中英兩國文化交流歷史回顧。

莎翁為一曠世大文豪，天縱奇才，他的創作震鑠古今，四百餘年以來享有盛名，成為世界經典作家。研究莎劇，深解其精義，為一個從事戲劇藝術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知識。如果你不知莎劇，或對莎劇缺乏研究，則無法進入美妙的戲劇殿堂，更難對所學有所成就。筆者現就所知者，有關莎劇研究出版及演出情況分述如後，倘有記憶不週或失誤之處，容於下次刊行時加以補正。

偉大的莎翁

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英國出現了威廉·莎士比亞。他的十四行詩與卅七個戲劇，膾炙人口，成為世界性的戲劇作品。因此引起歐美各國從事翻譯研究與上演他的劇本，蔚為國家盛事，數百年來從未間斷。有關莎劇作品之書籍，多如汗牛充棟，不可勝計。東亞方面，日本明治維新，得風氣之先，最早輸入莎劇，並從事翻譯研究，在早稻田大學內，設立莎士比亞戲劇圖書館，由日本權威學者秋田雨雀主持其事。此外小泉八雲、福地先生等，均對莎士比亞有精深的研究，由於他們的熱心推薦，不僅莎劇，其他外國文學作品也隨之進入日本。日本除原有的古典戲劇外，又產生了一種新劇。

我國早期對莎劇的涉臘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列強侵入中國，國勢岌岌，有識之士乃發出「中學西用」的口號，除着重「船堅炮利」科學學習之外，對於國外文學戲劇作品，亦採開放涉臘態度。此時適值清末戊戌政變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大批文藝界人士紛紛留學日本，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李叔同、歐陽予倩、田漢、曾孝谷、陸鏡若等。他們回國之後，對於新劇之興起，與莎劇之介紹，大有助益。

當時上海，為我國南方經濟文化中心，亦為華洋雜處，國際大都市之一。這批學人歸來之後，在上海傳播外國文學作品，因而有「莎氏樂府本事」「莎氏語錄」的書籍出版，該書僅對莎氏戲劇內容與其中精彩對話作簡單的介紹，亦能引起部分讀者的興趣。但此時仍無莎氏戲劇中譯本的出現。不久之後，林琴南先生始有「莎劇選讀」一書介紹。書

中有一女律師出現，又有借債無法償還，須割一磅肉償還的情節，使人感到新奇有趣。於是早年之新劇（當時稱為文明戲），將其情節改編為舞台劇，劇名易為「肉券」，沒有正式劇本，以幕表方式演出，亦頗受觀眾欣賞。

一九〇二年，上海約翰書院，在校內舉辦遊藝會，曾演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用該校老師的譯本，並改用上海方言演出，這可稱莎劇傳入中國之始。

由於文明戲的興起，又經過「五四」運動，學校「愛美劇」的改進，中國新興話劇正式登場。在北方有北京美專戲劇系的設立，由留美回國學人余上沅、熊佛西先後主持，在上海則有南國藝術學院的創立。田漢是創辦人兼院長，並請徐悲鴻、歐陽予倩、洪深等分任西畫、戲劇、文學系主任。學院大張旗鼓，曾至杭州、南京、廣州各地演出，實為新劇巡迴演出之始。演出劇目除田漢創作之劇本外，尚有英國及蘇聯之劇作。該院成立與結束，雖為時短暫，但對新劇之宣傳，外國戲劇的演出與新劇人才的培養教育，實有不少的貢獻與收穫。

幾位於莎劇傳播有功人士

莎劇在中國雖已造成印象，但仍缺乏深入研究資料。恰於此時有幾位有力人士出現。首推梁實秋先生，他清華大學出身，早年赴美留學，與余上沅先生同船出國，到美之後他進哈佛唸書，余則進卡乃基戲劇學校，專攻戲劇。他們兩人結為知交，且均酷愛戲劇。在美時曾以英語改編「琵琶記」，以劍橋中國同學會名義，在波士頓演出。

一九二六年梁回國，先在南京大學任教，後又受聘北京大學，在此同時兼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工作，乃着手展其所長，翻譯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及「哈姆雷特」等劇出版，自此以後，演出莎劇，才有正式劇本可供採用。

另一位翻譯莎劇的是朱生豪先生，他出生於浙江，自幼愛讀中外文學作品。一九三三年自之江大學畢業後，由於英文成績卓越，被聘為上海世界書局英文編輯。次年他即開始翻譯莎翁「暴風雨」一劇。此劇為探險及遊記故事，寫米蘭公爵的形象，充分顯示莎士比亞的人性善良，棄惡從善的思想。出版後頗受讀者讚賞。第一本譯劇告捷，更堅定他繼續翻譯的決心。接着他又譯出「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第十二夜」等劇。正當翻譯工作順利進行之際，抗日戰爭爆發，上海「八二三」之戰，他的住宅被毀，他原希望在幾年之內，譯完一百八十萬字的莎劇全集，遭此大難，只得暫停，以後才在台灣完成全集的出版。

此外，留學日本的田漢，也翻譯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等劇，又說他翻譯了十多個莎劇，但未見刊出。曹禺在抗戰期間，應張駿祥導演之請，翻譯了「柔密歐與幽麗葉」一劇。各譯本各具特色，梁譯側重詩意，朱譯以散文體表達原作的無韻體詩，俾使讀者觀者了解原作精神。田漢與曹禺的譯本，則更側重舞台語言，可以說各有其長。

兩場盛大的莎劇演出

一九三六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成立，首演莎翁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改名「鑄情」，是採用田漢的譯本。劇人協會為滬上影劇界人士所組成，擁有一些成名演員參加。此劇由名小生趙丹飾羅密歐，俞佩珊演朱麗葉，章曼蘋演奶媽，陶金演麥克修。導演則為章泯，章泯原名謝興，原是北京藝專戲劇系的高才生，對舞台藝術研究有素。他導此劇無論服裝、布景、道具以及演員化裝，一律以英國演出方式為藍本，十分考究。莎劇真面目首次在中國舞台上出現，且集合當時一流名演員同台演出，故能轟動滬上，卡爾登戲院天天滿座，盛況不衰，成為當時戲劇界一樁勝事。

在此前一年，首都國立戲劇學校在南京創立。校長余上沅為留美戲劇學者專家，他對戲劇藝術極有抱負，自他擔

任校長後，延攬各戲劇專家任教，歷次對外公演，成績均在國內其他戲劇團體之上，因此無形中已將全國戲劇中心移至首都南京，且獲好評。

一九三七年劇校第一屆畢業生公演，余校長即採用梁實秋教授翻譯的「威尼斯商人」劇本。余校長自任導演，選定應屆畢業高材生葉仲寅（藝名葉子，年已九十以上，現在北京），張樹藩分任劇中男女主角。於是年六月間在首都公餘聯歡社劇場演出。梁實秋先生特自北平趕來參加開幕盛典，全國戲劇界專業人士，亦紛來觀摩演出，認為此一演出，極具學術性，水準甚高，可為日後演出莎劇範本。以後全國各地，但凡上演莎劇，多以劇校演出為準繩。可謂影響深遠。

「威尼斯商人」一劇，在莎翁作品中列為喜劇。有人稱為「快樂的喜劇」。此劇極具舞台效果，不但情節奇特引人，而其主題亦極鮮明可喜。諷刺商人重利忘義，令人深省，而其結局出人意料之外，更使人讚賞不已。

上海、南京連續演出兩齣莎劇之後，使我國研究莎劇、愛好莎劇之風氣高漲，共認莎劇為不朽經典之作，且使劇校日後上演莎劇成為一項榮譽傳統。

抗戰時期莎劇演出情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終於爆發，中國各大城市文藝界人士，多隨政府撤退至四川重慶。重慶定為陪都。國立劇校亦遷至重慶，之後又再遷江安。此一時期舞台戲劇演出，不論前方後方皆以抗戰宣傳為題材，極少有外國戲劇演出。一般戲劇團體更難有所展布。劇校在江安改為劇專，話劇為專科，仍弦歌不輟。第二屆同學在重慶畢業時，余

校長按照傳統，不計他人意見，毅然排演莎劇「奧賽羅」。他認為訓練學生表演深度，必須採用莎劇教材不可。他自任導演，由謝重開飾演黑將軍奧賽羅，金韻之，凌瑄如兩同學分飾女主角苔絲德蒙娜。賀孟斧先生擔任舞美設計，張定和先生作曲兼樂隊指揮。留學法國的方勻老師為服裝設計。雖在物資缺乏的大後方，布景服裝仍然鮮艷可觀，符合藝術的要求。

此劇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在重慶國泰大戲院演出，烽火連天，但仍然受到觀眾和戲劇行家的熱烈歡迎，掀起大後方演劇高潮，遠在各地的影人劇人都趕來觀賞，且對全劇演出給予好評。

一九四二年六月，劇專第五屆學生畢業公演，即在江安演出「哈姆雷特」，仍採用梁實秋譯本，焦菊隱先生導演。使山城民眾有幸得睹世界名劇，亦是極為難得之事。是年十二月，劇專所屬劇團，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前往重慶國泰大戲院演出該劇，據實秋先生到場觀後說：「焦先生熱心忠於原作，很少刪改，又加上換景次數太多，全劇費時五小時以上，冬夜苦寒，劇院日涼風颼颼，但是觀眾沒有一個中途退席。」足見莎劇演出感人之深。

劇專一九四六年遷回南京後，曾於一次晚會中再度演出「威尼斯商人」。

劇專存在十四年中，總計前後演出「威尼斯商人」「奧賽羅」「哈姆雷特」等大型莎劇，於莎劇之發揚研究貢獻頗大。

抗戰勝利後大局逆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中央政府復員首都南京，國立劇專亦自四川遷回南京。不料禍起蕭牆，此時中共稱兵奪取政權，不旋踵間大局逆轉，國民政府遷移台灣，中共在北京成立人民政府。自此以後大陸實施

無產階級專政，一切文化工作以馬列主義為馬首是瞻，禁絕歐美國文學作品，凡教學西洋文學者皆為罪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血雨腥風，千萬知識份子皆被鬥爭致死，而所有西洋文學作品，全被搜出焚毀，無一倖存，整個大陸沉入黑暗深淵。全國僅有八個樣版戲，認為所有歐美國文學戲劇皆為毒草，一律禁讀禁演。十年浩劫後，四人班垮台，毛婆江青被捕，大局始稍安定，及至一九七二年，美國與中共政權建交，毛澤東病死，兩岸實施開放政策，大陸文藝界始再恢復對於西洋文學戲劇的研究。莎翁戲劇再被重視，其中以我國戲劇大師曹禺先生最為興奮積極，成立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上海曹樹鈞為副會長。出版「莎士比亞在中國舞台上」「中外戲劇」等書。大陸被封閉四十餘年，最後重見天日。曹禺並在上海發動莎翁誕生四百週年紀念，演出莎劇，重現往日尊崇莎翁盛況。

大陸恢復演出莎劇

茲將一九七九年十月以後，大陸演出莎劇情況分誌如後。

- 一、七九年，英國老維克劇團來華進行訪問演出，在北京、上海兩地演出莎翁名劇「哈姆雷特」。
- 二、八〇年九月三日，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北京演出「威尼斯商人」。為使演員與觀眾理解該劇，曹禺先生寫了一篇「演出之前」在報章發表。
- 三、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戲劇學院舉行建校三十周年紀念會，會前學院導演師資進修班演出莎劇「馬克瓦斯」。徐曉鐘、鄺子柏聯合導演。
- 四、八一年四月三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特邀英國戲劇家托比·羅伯森為導演，演出「請君如瓮」莎劇。

五、同年五月間，上海戲劇學院第三屆藏族畢業班，前往北京演出莎劇「柔密歐與幽麗葉」，藏族話劇首演世界名著獲得成功，難能可貴。

六、八六年四月十日，為莎翁逝世三百七十周年紀念，大陸話劇藝術研究會，莎劇研究會、中央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院聯合舉辦莎士比亞戲劇節，在京滬兩地同時舉行，共演出十六個莎士比亞戲劇，其中「理查三世」「仲夏夜之夢」「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雅典的泰門」「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馴悍記」「終成眷屬」「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均在大陸首次演出。自十日至廿三日，足足兩週大規模活動，期間並舉行了學術研討會，中外莎學專家齊集一堂，交流了研究成果。

台灣勃發莎劇熱潮

一九四九年，國府遷移台灣之後，雖偏處一隅，但對發展文教事業，從未間斷。除改善一般人民生活外，特別鼓勵民間興學，原有台灣大學，師範學院之外，政府又開辦了政治大學，國防部政工幹校，國立台灣藝專，以及張其昀先生私人創辦的文化學院，後改為文化大學。原設有影劇組，亦改為戲劇學系，由王生善教授任主任。王為國立劇專第七屆高職班畢業生，在校時曾受余校長及焦菊隱、洪深兩位老師嚴格訓練。並曾參加第五屆同學畢業公演「哈姆雷特」一劇的演出工作，對莎劇搬上舞台，耳熟能詳。畢業後又追隨洪深先生在軍文班中歷練了一個時期，于導演藝術尤有心得。二十多年以後，他當戲劇系主任時，仍不忘母校演出莎劇傳統。他上課以排演莎劇訓練學生。王任職文大以迄九七年退休，總計排演「李爾王」「凱撒大帝」等十餘齣莎劇，有在校園內演出，有在社會上公演，一般評論認為

是具有高水準的演出，對莎翁戲劇研究，與開拓國內觀眾視野，是有其正面意義和貢獻。

另一位積極倡導莎劇的學者教授是李曼瑰女士，她留學英倫，抗戰時回到重慶，頗得蔣夫人宋美齡器重。委任為青年團中央團部婦運處長。但她熱愛戲劇，已寫有數部劇本。復員後被教育界選為立法委員。她隨政府來台，並立即出國考察歐美戲劇。回台後創立話劇欣賞委員會及戲劇藝術中心，提倡小劇場運動，並兼任政工幹校影劇系主任，又負責籌辦文化學院影劇組。她留英期間，莎劇為必修課程，乃於一九六四年，莎翁誕辰四百周年紀念時，發動全校師生與若干校友共一百餘人，合力演出「王子復仇記」。盛況空前，演出也非常成功。幹校在台首次演出莎劇，實為開啟研究莎劇之先鋒。一九七五年曼瑰女士積勞成疾病故，身後被譽為「中國戲劇導師」。留名後世。

兩部莎士比亞全集在台完成

研究莎劇的最大喜訊，應是莎士比亞全集的課本在台完成。不但是梁實秋先生的譯本完成發行，朱生豪虞爾昌合譯的全集，也由台灣世界書局印行。這在讀書界而言，翻譯全集是多年來的盼望，一旦成功，堪稱雙喜臨門。

實秋先生出身清華大學，精通外文，為早期留美學人前輩。他來到台灣，先為遠東圖書公司主編「英漢大辭典」及「英英、英漢成語大辭典」，極受社會大眾重視，成為英漢、漢英辭書權威。遠東主人浦家麟先生，乘機請求梁氏翻譯莎翁全集。經他慎重考慮後，即將前在商務所譯之數劇著作權收回，連同新譯之劇，於一九六七年完成全集譯本，計精裝十一大本，平裝四十冊。大套書籍印行，當時只有浦家麟先生有此魄力，居功甚偉。

在全集發行之初，台灣師範大學校長劉真先生特發起一項慶祝盛會。由中國文藝協會、婦女寫作協會，青年寫作

協會，中國語文學會四個團體聯合主辦。是年八月六日開會，由張道藩先生主持這項盛會。到文藝界知名人士甚多，對實秋先生立志把莎翁全集譯完，經過四十年的努力，不因世局的動盪，不因生活的艱困，終於有志竟成，此種精神毅力，咸表敬意與祝賀之忱。

上海世界書局，原已出版朱生豪所譯的莎劇單行本，後因抗戰中止。該書局一部分遷台後，仍繼續進行此項翻譯工作。適與朱生豪合作翻譯此全集的虞爾昌先生來台任教，遂由他繼續完成此一大工程。在全集出版時，虞另譯一本日本莎學專家小泉八雲在東京帝大所作的莎士比亞演講稿，其中如何研究莎士比亞，及莎劇作品的特質，均有所闡發。此書與莎翁全集同時出版，有益讀者對莎劇之思考，可說設想十分週到。

兩套全集出版，引起讀書界與出版界極大之震動，繼而淡江大學出版部，亦有歐美戲劇書籍之譯介，聯經出版公司也推出「莎翁四大悲劇」，貓頭鷹出版社，也於莎翁冥誕之日，出版「莎士比亞四大悲劇」。最近詩人楊牧興起，為洪範出版社翻譯「暴風雨」單獨出版，一時之間匯聚為莎翁戲劇中譯之高潮。台灣有此盛況，適足以說明學術風氣自由之故。

國人對於莎劇的評價

莎劇進入我國之後，一路順暢，其間雖經過大陸四十年的封閉，但現已開放世界文學的研究。首先是莎士比亞登場，對莎劇極有研究的我國戲劇大師曹禺，在紀念莎翁盛會時指出：「莎士比亞是人類的巨人，是創造奇跡的人，他為普通人而寫，為天才的人而寫，又為世界各個民族、各個有文化角落而寫，他是時代巨人，也是真正的歷史巨人」。曹禺主持上海莎劇的演出，並且宣告戲劇藝術的新時期來臨。

接着他又說：「如果從古希臘到現在，把這幾千年的戲劇大師們從墳墓中喚醒，請這些對「人」有深切見解的人們，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戲劇大家，請到中國的上海，飲幾盅龍井，喝幾杯茅台，讓他們互相認識，「中外古今」的同行，談談夢一般的思想，詩一般的感情，把心中還沒有說盡的話對面講講，溝通溝通，那會是多麼偉大而又不可想象的盛會啊！」

另一位對莎劇最有貢獻的人是梁實秋先生，他對莎劇的愛好可從決心翻譯全集一事可見。他參予南京國立劇校的莎劇演出，又在重慶、台灣觀看莎劇演出。他對演出莎劇有精深的見解。他最滿意余上沅校長導他所譯的莎劇，他說：「上沅先把劇本（我的譯本經過他的刪割的舞台本）給我看。所謂「舞台本」即表示其有異於原著，字句過於文雅，或翻譯氣味太濃，均需加以潤改，至於場子如何穿插，台面如何佈置，就要看各人的手法了」。他這番話，確是知者之言。導演中譯莎劇，必須有「舞台本」，不但對話需要潤飾，場景如何銜接，也需要精心安排，不能拘泥原來劇本。關於這件事，他舉劇專劇團在重慶演出「哈姆雷特」為例，他說：「焦菊隱先生非常熱心於原作，很少刪改，又加上改換布景次數太多，全劇費時五個小時以上」。當時重慶觀眾尚能忍受，如在早前觀眾恐怕早已走光了。由於這段寶貴經驗，凡導莎劇者不可不知。

還有一位導莎劇者王生善教授，他導莎劇甚多，也都採用余上沅校長的做法，一方面要忠於原著，一方面要顧到觀眾的興趣，不得不做一些修改，如把莎劇中人物名字改為中國化，或是加入一些觀眾熟悉的中國民情，為的是藉以激發觀眾興趣，一窺莎劇的堂奧。

王導演還有一項創造，是利用舞台燈光的變化，切割場景，使寫實與象徵兩者融為一體。同時利用伸展台，以打破幕線的方式，使演員自觀眾席登台，上台台下成為一體，以增加觀眾的興趣。這種做法也是導演莎劇可有的手法。

總之，要使莎劇被不同時代的觀眾所接受，注入時代感，也是非常重要的。現代電影改編莎氏劇作——不是也作了些增刪嗎？

最後談到曹禺，他是最崇拜莎士比亞的一人，也是對他的創作產生深刻影響的外國戲劇大師之一。他認為宇宙有多麼神奇，莎士比亞就有多麼神奇，他筆下變異複雜的人性，精妙的結構，絕妙的詩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擬的。

在戰時重慶，他曾譯過一本莎劇「柔蜜歐與幽麗葉」，他曾回憶說：「我根據友人的要求，大膽地翻譯了這個戲，目的是為了便於上演，此外也是想試一試詩劇翻譯，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對人物、動作和情境的解釋，當時的意思不過是為了便利演員去了解劇本，就不管自己對於莎士比亞懂得多少，貿然地添了一些「說明」。後來也就用這樣的面貌印出來了」。

曹禺又說：「莎士比亞的詩，就像泉水那樣噴湧而出，每個人物，那怕是一個乞丐，一個流氓壞蛋，一個王侯，說出來的台詞，時如晶瑩溪水，時如長江大海，是宇宙與人性的歌頌，是犀利解剖人性的奧秘，是尋常卻永恆的珠玉，是陽光燦爛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從這些頌讚之詞中，可見他對莎劇的真切了解。他那時正改編巴金小說「家」為舞台劇。因此「家」和以後他寫的「王昭君」，多有優美的詩意。

與莎劇相關的劇作和電視劇

數百年前，莎翁在倫敦演出的環形劇場，其形制與我國傳統戲曲舞台相似，沒有布景，演員由兩門上下。而其歷

史劇、傳奇劇又與我國傳統戲劇內容相似。因此改編莎劇為我國戲劇，可說有益文化交流。近年來兩岸戲劇工作者，多有此項嘗試。台灣當代傳奇劇場主持人吳興國，他是國立復興劇校高材生，也是京劇科班演員，他將莎劇「馬克白」改編為「慾望城國」，完全以京戲形式演出，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部下弑君的掌故，借鑒外國的題材，吸收西方文化，這是值得讚許的。國內演出成功之後，又結合京劇名演員魏海敏，前往英倫國家劇院演出，英人驟見此劇，大感興趣，頗獲好評，完成兩國文化交流使命。

台灣文化大學王生善教授，在執教多年之中，導演多齣莎劇上演，於莎劇研究獲有心得，他曾將「李爾王」一劇改編為舞台話劇演出，敘述中國古代帝王封疆故事。劇名「分疆恨」。雖有不盡理想之處，但舞台效果尚好，頗受觀眾欣賞。

最後值得一提，是全部莎劇攝製為電視劇節目。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發動表演莎劇人員，精心製作莎翁全集電視影集。台灣中國電視公司，取得放映權，每周播出一劇，約我寫文在報章逐一介紹所演內容，初演者均為大眾熟悉之四大悲劇及喜劇等。後因廣告提供問題輟演，甚為可惜。研究莎劇或上演莎劇者此為最佳參攷資料。英國以有莎翁為榮，故不惜大資本攝製此電視劇，意將流傳百代也。

結語

莎劇傳入中國百年之久，有益中西文化交流，對於我國新演劇之建立，尤有推動作用。研究莎劇有成者，當推我國一代戲劇宗師曹禺先生，他有「中國莎士比亞」之美譽。至於演出莎劇，則有國立劇專余上沅校長，建立校園演出

莎劇傳統，至今流傳不替。目前兩岸攜手推動莎劇之研究與演出，其成就必在各國之上。當可斷言。

參攷資料

- | | |
|----------|-------------|
| 劇專十四年 | 中國戲劇出版社 |
| 情系劇專 | 國立劇專在粵校友會編印 |
| 劇專同學在台灣 | 國立劇專在台師友會 |
| 曹禺評傳 | 重慶出版社 |
| 台灣現代戲劇概況 | 文化藝術出版社 |
| 莎士比亞評傳 | 台北世界書局 |
| 話劇藝術概論 | 中國戲劇出版社 |
| 舞台銀幕五十年 | 開益出版社 |
| 中國話劇史 | 台灣文建會 |
| 文壇先進張道藩 | 重光文藝出版社 |
| 新時期戲劇述論 | 文化藝術出版社 |
| 歐洲戲劇文學簡史 |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